

天涯诗海

母亲听到的春天

(外一首)

■ 杨泽青

立春过了,雨水过了 母亲说 惊蛰是春天真正的敲门声 那天清晨 她趴在窗台上听了很久 说听见泥土翻身的声音 听见草根喝水的声音 听见冬眠的虫子伸懒腰的声音

我们都笑了 说哪有那么灵的耳朵 母亲说 土地的事,瞒不过种地的人

果然,午后的一场细雨 把整个世界叫醒了 把积攒了一冬的绿意 慢慢往枝头送

槐树是母亲的信箱

院子里那棵老槐树 每年春天 它都开出满树的白花 香透半个村子

槐花开了 母亲就忙起来 举着长长的竹竿 一朵一朵地摘 她说你们小时候最爱吃槐花

麦饭

我收到快递的时候 还有一张小纸条 写着:用面粉拌了燕 别忘了放蒜泥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 母亲眼里的春天 就是给我们寄点东西的日子

假日海滩

■ 王蔚

椰风漓海绘春图, 信笔题霞景色殊。 七里长滩如锦贝, 含沙沐翠育琼珠。

雾起林间

■ 陈松

雾从林间轻轻起 漫过枝头与青石 不声不响,不急促 悄悄掩去尘间事

风停叶静云不知 晨光半露影迟迟 空山无人语 唯有雾,漫成诗

远树朦胧藏心事 溪流婉转绕旧枝 一步一轻烟 一眼一清姿

不问人间烦与痴 不恋繁华荣与耻 雾起山林静 心在此刻安

待到散风来时 万物依旧自相知 林间藏清欢 岁月亦温柔

或许是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缘故,最近总是向往山野。这种向往不是那种要收拾行李,约上朋友的热情,而是一种安静、略带慵懒的怀念,这让我想起了藤茶。

一个春日午后,朋友从湘西的山里回来,送给我一个小纸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团蜷缩着的青褐色叶子,散发着干燥的、类似草药的气息。我把它们倒进玻璃杯里,看起来实在很普通,甚至有些寒酸,就像一撮晒干的山间野草。水刚烧开,冒着热气,我把水倒进杯子,干枯蜷缩的茶叶突然活了过来,在热水中旋转舒展。它们像一群青褐色的蝴蝶,在渐渐变绿的水中翩翩起舞,我静静地看着,这小小一杯茶里,仿佛有一个安静而鲜活的世界。

那抹绿色起初只是若隐若现的一缕,在茶水中慢慢晕染开来,如同初春山谷里渐渐散去的晨雾。渐渐地,绿色越来越浓,越来越深,整杯水都化作了一块温润的淡青色玉石。与此同时,一缕独特的香气随着绿意缓缓升起。这不是普通的茶香,而是一种更为深沉、更为野性的草木气息,让人仿佛置身于雨后的森林,脚下是湿润的落叶,头顶是透过树梢洒落的阳光,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青草混合的清新味道。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一时间竟分不清,究竟是这茶香浸染了午后的时光,还是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山野的精华,都凝聚在这片小小的茶叶之中。

我捧着杯子,掌心传来微微的烫意。轻抿一口,先是清冽的滋味,随后苦涩便在舌尖蔓延开来。这苦味不似黄连那般直白浓烈,而是一种带着山野气息的、层次分明的苦。它像凝了整座大山的凛冽与风霜,从舌尖滑过喉咙,竟意外地让人感到清爽,仿佛能涤净胸中郁结。含着这口苦涩,不由想起人生初尝世事的滋味。年少时满怀热忱,却总在现实里尝到各种苦涩,求而不得的遗憾,事与愿违的无奈,生离死别的痛楚。这些苦涩这杯茶一样,带着一种坚韧的力量,慢慢融入生命之中。

百家笔会

藤茶之味

□ 张宏宇



这种感觉,就像熬过漫长的寒冬后,在积雪未消的墙角突然发现一株新芽,那抹绿色不仅让人眼前一亮,更让人对春天充满期待。

蒙海龙 作

野气息的、层次分明的苦。它像凝了整座大山的凛冽与风霜,从舌尖滑过喉咙,竟意外地让人感到清爽,仿佛能涤净胸中郁结。含着这口苦涩,不由想起人生初尝世事的滋味。年少时满怀热忱,却总在现实里尝到各种苦涩,求而不得的遗憾,事与愿违的无奈,生离死别的痛楚。这些苦涩这杯茶一样,带着一种坚韧的力量,慢慢融入生命之中。

就在我已经适应了这种苦涩的

滋味时,舌根处忽然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甜。起初只是微弱的甜意,如同暗夜中遥远的灯火,随后这甜味渐渐扩散,从舌尖蔓延至喉咙,最后浸润整个胃部,将先前的苦涩一点点消融。这甜味并不浓烈,却如山间清泉般纯净悠长。它来得如此自然,仿佛佛苦尽甘来是必然的。这种感觉,就像熬过漫长的寒冬后,在积雪未消的墙角突然发现一株新芽,那抹绿色不仅让人眼前一亮,更让人对春

而而代之的是一种轻快、透明的心境,恰似雨后天晴的澄澈长空。

温柔也是被风细细描摹出来的。这风再不是冬日里刀割似的凛冽,反倒软软糯糯,像画师手中的羊毫,轻轻拂过世间。它拂过柳梢,柳条便染上了柔意;拂过水面,水面便漾开了涟漪;拂过人的眉眼,眉间的褶皱便悄悄舒展。

院子里的桃树,前几日还是枯瘦的枝干,忽然间就冒出了小小的花骨朵,圆圆的,顶端透着一丝羞怯的红。不过两日,那红便悄悄舒展,成了粉嘟嘟的一朵,继而缀满枝头,远远望去,宛若一团粉色的云,轻轻栖在枝间。走近了,可见花瓣薄而通透,阳光洒在上面,竟似镀了一层微光,隐隐发亮。蜜蜂嗡嗡地赶来,在花间忙碌穿梭,将整棵桃树都搅得热闹起来。

忽然一声闷雷从天边滚过,那是春雷,惊蛰便是它递来的人场券。这一声并不刺耳,反倒像一句温和的提醒,告知地底下沉眠的小东西们:该醒啦。于是,土里的小虫伸伸懒腰,拱开泥土,探头探脑地打量着新世界;蚂蚁开始忙碌,沿着墙角排起长长的队伍;

天充满期待。

人们常说“人生如茶”,但若亲自品尝藤茶的先苦后甜,恐怕很难真正体会这四个字的深意。茶叶在热水中舒展,犹如人生在世中沉浮;茶叶经得起高温的淬炼,才能释放出独特的香气;也只有经历过生活的苦涩,用心去体味、去沉淀,才能在苦尽之后,尝到那份来之不易的甘甜。这甘甜中,蕴含着时光的馈赠,沉淀着历练后的从容,更饱含着对生命真谛的领悟。

第二道水注入杯中,茶叶舒展开来,沉浮于水中。叶片脉络清晰可见,如同凝固的时光印记,记录着从枝头到杯中的旅程。茶汤色泽渐深,滋味愈发醇厚。初时的苦涩已然淡去,化作绵长的回甘,似老友般静默相伴。我捧着茶杯,不再急于品尝,只是静静观赏。清澈的茶汤中舒展的叶片,让人想起“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诗句。年少时总执着于追逐与占有,如今方知,真正懂得往往源于静观。看云卷云舒,观花开花落,品茶之沉浮,心绪平和,却自有深意。

这杯藤茶,不知是我在品它,还是它在品我。想不明白,也不愿多想,只觉得这一下午的时光,都被这杯茶浸润得温润悠长。窗外的车声人语依旧喧嚣,而我的世界,却因这一杯来自山野的绿意,有了一方宁静的天地。

茶尽了,杯底还留着几片舒展的叶子。它们静静地躺着,脉络清晰,像一幅微缩的山水。这山野的精华,都融入这一杯热茶之中,又传递到我手中。我想,我会将片刻的宁静与回甘,珍藏在记忆深处,用来抵御未来可能遇到的种种苦涩。

蝴蝶不知从何处翩跹而来,在花间盘旋起舞;那蛰伏了一冬的青蛙,也在池塘边呱呱试音,唤醒了整个原野。刹那间,原野便热闹起来,成了它们自在舒展的舞台。

最让人欢喜的,莫过于燕子的归来。那日我站在姐姐家的院子里,忽然一道身影掠过眼前,定睛细看,是燕子。它飞向屋檐下——那是去年的旧巢,历经一冬风雨,已有些残破,它在巢边细细衔泥,一点点修补着家园。一趟又一趟,不知疲倦地往返,把春天一寸一寸地衔回了人间。姐姐说,燕子是信鸟,认路,也认人,它回来了,便意味着春天真的来了。

我忽然懂得,时光在轮回,生命在重启。去年的燕子归了巢,去年的桃枝开了花,可归来的燕子已不是去年的那一只,绽放的桃花也不是去年的那一朵。一切都是崭新的,却又在旧的根基上悄悄生长。不是轰轰烈烈的蜕变,不是天翻地覆的更迭,而是一点一滴的浸润,一丝一缕的描摹,一声一声的呼唤,一口一口地衔泥。就这样,世界在温柔中换了新装,生命在温柔中重新舒展。

三月,便这样温柔地,款款走来。



时光荏苒

三月温柔款款来

□ 周基云

三月是悄无声息来的,若不是那一场雨,怕还觉不出它的温柔。

那雨不急不慌,细细密密,像是从天上筛过一般,落下来便织成了蒙蒙烟霭。它静得没有声响,只默默浸润着万物,落在脸上,凉凉的、痒痒的,恰似婴儿的指尖轻轻划过。

道旁的树木,冬日里只剩光秃秃的枝丫,如老人嶙峋的手骨,伸向天空。可这几日再看,枝头竟蒙着一层若有若无的绿意——不是真切的绿,是绿的影子,绿的气息,是你定睛去寻时,它便悄悄躲闪的模样。走近了才发现,枝节间果然爆出些针尖大小的嫩芽,黄绿相间,怯生生地探着头,宛若初临世间的孩童。时光缓缓拉长,绿意悄悄加厚,颜色渐渐加深,春意默默加浓。

我想,温柔大抵就是这样被春雨洗出来的。它洗去了冬日的残痕,那些枯叶、败草,还有蜷缩在墙角,浸着寒意的旧忆。

雨后的泥土变得松软,踩上去带着几分厚实的温存。空气里飘着清冽的气息,说不清是草芽的淡香,花苞的微弱,还是泥土的轻息。人也愈发清爽,胸中的积郁不知何时悄然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轻快、透明的心境,恰似雨后天晴的澄澈长空。

四季回音

青青小葱

□ 刘明礼

掐住葱管根部,清脆的“咯嘣”声里,翡翠般的葱叶便带着月牙白的根须落入竹篮。这手法与《山家清供》里“晨露未晞时采之”的描述如出一辙,掐下的小葱沁出珍珠般的汁液,辛香中裹着丝丝清甜。

江南的“一清二白”到了家乡,在母亲手中化作粗瓷碗里的写意画:卤水豆腐刀抹成泥,小葱去掉根须斜切成雀舌状,撒上细盐与香油。父亲下地归来,必定会就着小菜饮盅高粱白,说是能尝到开春头茬鲜的清气。

清明前晨露里的小葱最为鲜嫩。母亲会将它们与土鸡蛋细细调成翡翠玛瑙般的馅料,包进薄薄的面皮里。饺子通体晶莹,仿佛能看见碧玉色的葱末在金黄的蛋液中沉浮。而我最爱那口小葱蘸酱——母亲用六月黄豆晒的褐酱盛在粗陶碗里,掐尖的葱管蘸下去,翠衣上便染了琥珀光,裹入面饼中,脆响在齿间炸开的瞬间,连鼻尖都沾满了春日的野气。

前几年我租了几分地,每到雨水时节,便会牵出几簇倔强的绿意。一日带小外孙到菜地玩,他蹲在垄沟边用酸奶盒淘水浇灌小葱,忽然想起《王桢农书》里“农事起于耕,耕资于种”的箴言。这抹穿越三千年的青翠,从《礼记·内则》的“脍春用葱”,走到陆游的“洗盏酌鹅黄,磨刀削京葱”,最终化作我记忆里的一缕乡愁。

生活记事

生活本味 苦乐相伴

□ 严冬月

“爷爷,为什么苦瓜这么苦呢?真难吃。”

“不是菜苦,是心里苦,吃什么都是苦的。”爷爷慢慢往嘴里扒着饭,嚼得很细很慢,很久才回答我的话。

也许是他想起了我的父亲。二十多年前,父亲下矿时发生了事故,家里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当时母亲还怀着二弟,在省外打工的同时也在准备生产,家里只剩下我和爷爷两人相依为命。

爷爷每天天还没亮,便佝偻着腰,一头扎进地里。裤管挽到膝盖,露出了布满裂口的小腿,竹斗笠压着花白的鬓角,挥着锄头从早忙到晚。我放学回到家后,自然不能闲着,帮着洗菜淘米,清理农具。

那时家里每顿饭吃的菜不多,来来回回就是那几道。地里种着青椒,邻居家种了苦瓜,青椒炒苦瓜几乎就成了我们每天的必吃菜。

那时候的我,觉得苦瓜味道真的很难吃。我坐在板凳上,看着桌上翠绿的青椒炒苦瓜,舌尖微微发痒,实在不想动筷子。爷爷没有强迫我,只是夹了一片苦瓜放到我的碗里说:“试试看,吃习惯了就不觉得苦了。”我皱着眉头咽下去,苦味直冲天灵盖,眼泪都快出来了。

爷爷见我这样子忍不住笑起来,脸上的皱纹也舒展开来:“苦瓜苦瓜,

苦才是对的,吃着吃着慢慢就习惯了,就不太会觉得苦了。”我只能不停地扒饭,希望把那股苦味压下去。

后来爷爷去世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人给我夹苦瓜,也没人告诉我“苦吃着吃着,慢慢就会习惯了。”

长大后我到外地求学,后来又去国外游历,漂泊多年后才回到家乡安顿下来,过上了新的生活。

前几天朋友来家里聚餐,吵着每人做一道菜。想了很久之后,我最想做的是青椒炒苦瓜。

我按照记忆中爷爷教的方法把苦瓜洗净、剖开,去掉里面的瓤和白膜之后斜切成薄片,加点盐腌制去苦味,再拿几根青椒去籽后切滚刀块。热锅一勺猪油,下蒜末、豆豉炒香,加入青椒中火炒至表皮起皱,再加入苦瓜大火翻炒,加盐、生抽、白糖调味,炒至苦瓜变软出锅装盘上桌。满屋子都是热腾腾的香气,弥漫在白色的天花板上。

朋友都说青椒炒苦瓜好吃又下饭,是长沙的一道“本地菜”。我默默地夹起一片放入口中,慢慢地吃着,感觉嘴里不那么苦了。

爷爷说:“心里苦了,吃什么都是苦的。”时至今日我才懂得个中道理,心苦不苦,并不是命运的问题,而是取决于吃的人。就像苦瓜入口是苦,回味却清甘,像极了当时觉得熬不过去的难。当你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的时候,苦味就不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种提醒,它会告诉你来路路的艰辛,也会告诉你你要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

感知文字里春的气息

□ 陈之昌

读朱自清先生的《春》时,总愿跟着他的笔触,去拥抱漫山遍野春的生机与温柔。透过文字,江南的春风带着拂面而来的轻柔,郊外的小草裹着破土而出的鲜嫩,枝头的繁花漾着沁人心脾的芬芳——这些春光仿佛鲜活地绽在眼前,铺展开一幅盛满希望的生命画卷。在文字构建的世界里,春日的明媚温暖透心底,平淡的叙述藏着岁月的温柔。有人说:“朱自清的文字,把寻常春光写成了歌”,让我们在平凡时光里,触摸到文字最清新的温度。

我一直偏爱汪曾祺的散文,尤其沉醉于他笔下的春日人间。他的文字没有浓艳雕琢,却如春日朝露润透心田:乡间的菜花漫着清甜的香气,河畔的垂柳摇曳着柔软的枝条,市井百姓的眉眼间藏着安然欢喜。透过这些文字,我见到的不只是江南的春色,更是字里行间流淌的温情——像母亲织就的春衫,柔软舒适;像院中新抽的嫩芽,清新安帖。那些或淡或浓的景致,都裹着最鲜活的人间烟火,也让远去的时光,有了可感知的温度。

后来我又爱上迟子建的文字。她笔下的春归场景:“冰雪渐渐消融,溪水叮咚流淌,风里裹着泥土的清芬,枝头冒出嫩黄的芽苞,迎着阳光轻轻舒展。”即便未曾亲历,读着文字也仿佛站在初醒的原野上,鼻尖能嗅到春风的清新,心底却被万物的生机烘得温热。茫茫天地间,溪流的叮咚声是春日的序曲,草木舒展的姿态是温暖的光芒,让料峭春寒也盛满希望。这样的文字,最宜在微雨的春日,临窗品读——恍惚间会想起故乡的春天,亲人们在春光里忙碌的身影,窗前飘进一缕缕的花香,恰与文字里的温暖撞个满怀。

仲春,我家庭院的桃树又缀满花苞了。柔软的枝丫顶着点点粉红,花香清淡却悠长,飘在春风中,竟带着几分暖意。桃花的艳丽芳华,总让我想起崔护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他那份情愫借由文字穿越千年,依旧能温暖人心。春风拂过,花苞轻颤,仿佛文字里的春魂跃然眼前,让春日的微凉也多了几分暖意,悄悄漫进心底。

文字本是无声的符号,却因藏着春日烟火、岁月温柔,有了滚烫的温度。它能让你远方的春色触手可及,让陌生的情愫生出共鸣,更能让我们在字里行间,遇见内心柔软明亮的自己。

我又夹了片苦瓜,这一次我嚼得很慢,就像爷爷当年一样,细细品味着藏在这淡淡苦味中真实的人生滋味。

